

北京联合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汉英动宾 结构对比研究

● 张殿恩/著

*A Contrastive Study
of Verb Objec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联合大学学

H146.3
39

汉英动宾 结构对比研究

● 张殿恩/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英动宾结构对比研究/张殿恩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1108-772-7

I. 汉… II. 张… III. 动宾—句法结构—对比研究—汉语、英语 IV. H146.3 H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2345 号

汉英动宾结构对比研究

作 者 张殿恩

责任编辑 蔚 然

封面设计 高 峰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772-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人类的语言多么神奇，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竟是那样的不同，但它们又都可以用来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且可以将人类文化的创造，思维的成果储存其中。于是，我们给了它们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做“语言”。又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于是，又称它们为汉语、英语，或者阿拉伯语、爱斯基摩语以示区别。那么，这些区别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这些区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其次是词汇上，再就是表现在语法、语义、语用上，还表现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结构上。这样说来，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区别，几乎是全方位的。这就有了比较的可能和必要，也有了比较的价值。

由共同的母语演化而来的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相同的成分要多一些。通过历史比较，可以了解这种语言原始的状况和演化的进程，从而确立了一系列比较严密的规则，这就是历史比较法。这种方法使用开来之后，就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使语言学获得了领先学科的称号。但是，对来源不同的语言来说，相同的成分就少多了。在这个领域，历史比较法已无能为力。一些语言学家走了另一条路，于是，不同类型语言的比较就提上了日程。语言学家们通过这种比较，了解各种语言中相同和不同的特征，寻求语言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同时，又对各种类型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多层次的相对精确的分析。这种研究可以发现语言演变的某些共同趋势，还可与各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探索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探索语言与特定文

化之间的关系。而在具体应用方面，它将有利于创造人工智能，改进第二语言教学，为人们带来实际利益。

张殿恩的著作就是对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进行的比较研究，而且他选取的只是英语与汉语语法层面中一种结构形式——动宾结构的对比研究。他的工作做得很细，涉及动宾结构的语音特点、语法规则、语义分析和语用研究，充分展现了汉语与英语动宾结构在多层面上的异同。由于动宾结构在句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项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选题小，这就有可能做比较有深度的分析，又由于前人同类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具备了创新的条件。同时，他掌握的语料丰富，可保证论据不致偏颇。张殿恩在这部著作的撰写过程中，遍览中外文中的有关文献，使这部著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言总是与思维纠缠在一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按语言的表达方式进行思考。一种思维模式也最适合用一种语言模式来进行表达。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又都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于是达到了语言—思维—文化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于是有了洪堡特关于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判断，有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有我们的文化语言学。张殿恩揭示汉语与英语中动宾结构的特点，汉语中的一种动宾形式，在英语中有时不再是动宾结构了，有时加了介词，有时还有动词被介词替换了。而从语音来看，汉语动词和宾语在组合上受到韵律的制约，而英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张殿恩不仅揭示了汉语和英语动宾结构的同和异，而且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从而看到了两种语言组合上的整体差异。总之，作者认为汉语是“以意统形”，英语是“以形统意”，在语音和词语的组合上各有千秋。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为了说明哪种语言更优秀，而是说明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萨丕尔在称赞一首中国诗的洗练手法之后说：“我们也不要过分妒忌汉语的简练。我们东倒西歪的表达方法自有它的美处。”的确，“有多少

种语言就差不多有多少种文学风格的自然理想。”^①这种“文学风格”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于是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语言是一种纷繁复杂的结构体，就按语法层面来说，一种语言也可以归纳出上千条或者数千条规则来，巴尼尼的《梵语语法》就归纳出 3996 条规则。但从整体来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例如：汉语是具体感知的语言，印欧语系语言是抽象分析的语言，或者用张殿恩的话来说：汉语是“以意统形”的语言，英语是“以形统意”的语言。这样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有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汉语是与整体性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而英语是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相联系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又会衍生出不同的文化结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自己的鼎盛期。于是，我们从语言又可引申出无穷的话题来。语言的奥秘引发我们无穷的思考，对疑难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

张殿恩的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三年间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实际价值。但它的意义绝不止此，它还留下许多余地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发挥。如果他能够在语言与思维方式、与文化的关系上进行更有深度的探讨，他将在语言学的新视野里留下厚重的一笔。我们期待着。

张公瑾

2009 年 2 月 25 日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04 页。

前 言

本书是以语料库语料为基础,以汉语为纲,对汉英语动宾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对汉英语的动宾结构转换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异同和制约机制,这不仅有助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而且还能为汉英语动宾结构的翻译和教学提供重要的帮助。本书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即本书第一章,主要说明了选题的意义、汉英动宾结构对比研究的概况、范围、界定、笔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本章强调了动宾结构是汉英语里非常重要的结构,在比较二者的差异基础上,从认知和文化的取向探讨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异同。

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概述了汉英语动宾结构的研究概况,阐述了汉英语动宾结构的界定标准、基本特点及类别,综述了汉语英语动宾结构的研究情况。这部分是进行对比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第三章是本书研究的框架,也是本部分的重点,是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多层次对比,包括语音层面的对比、语法层面的对比、语义层面的对比和语用层面的对比。

第三部分,即本书第四章和结束语。第四章为语料的分析和讨论,包括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分析与讨论。

本书研究采用的方法是语言对比。主要是单向对比,是以汉语为出发点,考察两种语言的异同,目的是探究汉英语动宾结构,揭示了汉英语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具体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一是以宏观把握、微观分析对比为主，用系统的观点进行对比。语言是个系统，动宾结构是其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对比，为制约机制的探究提供语言数据。二是选择汉语大量的典型动词+宾语的结构，以汉语为纲，从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运用语料库的语料，研究汉英语动宾结构之间的异同。

本书的结论是：在语音方面，汉语语言文化追求和谐、平衡，绝大多数的音节与语素对应，汉语的动宾结构在动词与宾语的组合上受到了韵律的制约。英语语言本身是个多音节词汇的语言，词汇本身就存在着音节和谐的特点，不存在韵律制约动宾结构的情况。在语法方面，从汉英语的动宾结构语法构成来看，汉语单宾动宾结构中的动词+名词语法类别简单，但是语义关系丰富。汉语的分类是从语义角度予以区分，而英语则从语法的角度进行分类的，反映了汉语的语义语法的特点和英语形式语法的特点。在语义方面，汉英动宾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汉语的动词+宾语的搭配范围比英文广泛，很多的汉语动宾结构转换成英文后，就不是动宾结构了，很多汉语的动宾结构都转换成了英文的“动词+介词+宾语”的结构了，体现了汉语的很多动词被英文的介词替代。在语用方面，虽然汉英语都存在宾语的移位，但是汉英存在着差异，如汉语移位的情况很普遍，汉语中直接把宾语移到句首，而英译文则需要一定的手段，如运用介词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兴趣.....	(2)
第三节 研究范围的界定.....	(3)
第四节 研究概况.....	(4)
第五节 本书研究结构.....	(9)
第六节 研究方法.....	(10)
第二章 汉英动宾结构概述	(14)
第一节 汉语的动宾结构.....	(14)
第二节 英语的动宾结构.....	(43)
第三章 汉英动宾结构对比	(55)
第一节 汉语的“韵律规律”VS 英语的“韵律空缺”.....	(55)
第二节 汉英动宾结构的语法对比.....	(60)
第三节 汉英动宾结构的语义对比.....	(89)
第四节 汉英动宾结构的语用对比.....	(100)
第四章 汉英语料的分析与讨论	(105)
第一节 语音层面的语料分析与讨论.....	(105)
第二节 语法层面的语料分析与讨论.....	(109)
第三节 语义层面的分析与讨论.....	(182)

第四节 语用层面的分析与讨论·····	(203)
结束语·····	(208)
附录·····	(210)
附录 1 汉语英语动宾结构语料汇集·····	(210)
附录 2 英语语料库“eat 在 meal 前面”的检索结果 ·····	(230)
附录 3 英语语料库“eat 在 meal 后面”的检索结果 ·····	(232)
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4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语言的共时对比,有其重要意义:(1)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语言的本质特点,为语言类型研究提供参考资料。(2)为人们探究制约语言结构的机制提供材料、数据,为人类认识语言、文化和思维提供参考资料。(3)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语言翻译、第二语言教学等。

选择动宾结构的对比研究,其理由如下:

(1)动宾结构是人类语言一大普遍现象;在汉语和英语语言文化中,动宾结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表达多种语法意义,使用频率很高。研究动宾结构,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2)动宾结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它不仅仅存在于句法中,述语动词和宾语的组合受多种因素制约,反映着一定的制约机制。制约汉语和英语的动宾结构的机制,必定存在异同,亦反映了汉英语言文化的不同。

(3)汉语和英语是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动宾的组合主要靠语序、语义搭配等因素。汉语的一种语法结构表达若干种语义类型。与汉语比较,英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动宾组合有宾格的配合,识别语义关系比较容易。研究动宾结构的制约机制在汉英语言中的作用,对进一步认识两种语言的动宾结构有很大帮助,也为认识汉英语言文

化提供新的材料。

(4) 在汉英两种语言中, 谓语动词在句子中都起着中心的作用, 英语中的主语、宾语、定语、表语、状语、补语等和汉语中的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都以谓语动词为中心, 形成各种语法关系。主语是谓语的陈述对象, 宾语是谓语动词的承受者。主语、谓语和宾语的三者关系极为复杂, 因此, 动词和主语、宾语的研究一直是语法研究的核心。以动宾结构为切入点, 研究其制约机制, 有利于揭示语法规律, 深入考察语言文化的深层结构。

(5) 通过对汉英动宾结构的比较, 有助于把汉英两种语言分别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此外, 对双语翻译亦有一定的意义。

(6)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系统深入地进行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对比研究。

第二节 研究兴趣

从 1898 年的《马氏文通》到今天, 汉语语法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基本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汉语语法的结构和英语等西方语言有很大不同, 但是使用的语法术语却是一样的。这就更加突出了研究汉语和英语语法的重要性。另外, 目前还没有人系统深入地进行汉英语动宾结构的对比研究。

本人的研究兴趣主要来自于学习英语和教授英语两个方面: 我先后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完成了以英语语言文学为专业的学士和硕士教育, 长达六年半的英语学习与积累, 加上我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十六年, 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自从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以来, 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宽了, 我越发深刻地感受到同属于动宾结构, 在汉语和英语中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例如,

汉语的例 1: “见了客人”译成英语例 2: “to have met the guest”和例 3: “来了客人”译成英语例 4: “A guest has come”。从结构上看, 在汉语中这两个例子中的“客人”都是宾语, 但是译成英语后结构却完全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机制起着作用? 汉英语的对比研究无论对学习者还是教学者皆有重要意义。作为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和教授英语者, 像众人一样, 我对此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第三节 研究范围的界定

马建忠(1898)提出的“词”和“次”, 分别代表了语义结构关系和语法关系。但是马建忠并没有详细讨论语义结构关系和语法结构关系的联系。吕叔湘(1942)虽然系统深入地进行了语义结构的研究, 但是对语义关系与语法关系的联系, 研究得不够。吕叔湘(1946)和赵元任(1948)系统讨论了汉语主语和谓语的语义复杂关系。丁声树等(1952)研究了语义结构关系和语法结构关系的对应关系。朱德熙(1979)把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用于动宾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朱德熙, 2001, 182)。陆俭明(1980)认为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结构关系属于语法结构关系, 而动作和动作者、动作和受动者、动作和工具、动作和处所、事物和性质、事物和质料以及事物之间领属关系隶属于语义关系。吕叔湘(1982)也认为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研究以汉语常用的动词构成的动宾结构类别为范围, 借助前人研究成果, 把它们构成动宾的情况, 进行分类归纳, 然后, 从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 逐类与它们译成的英语结构, 进行汉英动宾情况分析与讨论。在汉英语动宾结构对比的结果上, 从认知和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英动宾结构的异同。

第四节 研究概况

1.4.1 汉语动宾结构的研究概况

汉语语法学界对动宾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对汉语常用动词带宾语的情况作了定量分析。黄伯荣(1998; 黄玉花: 2002: 12-13)认为, 在 1408 个常用动词范围里, 带体词性宾语的动词占 91.43%, 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占 56.37%, 不能带宾语的动词占 7.99%。在体词性宾语里, 受事宾语占 60.91, 处所宾语占 27.47%, 存现宾语占 19.48%, 对象宾语占 18.90%, 结果宾语占 16.56%, 致使宾语占 9.61%, 施事宾语占 8.05%, 工具宾语占 6.69%, 目的宾语占 3.90%, 方式宾语占 3.44%, 等同宾语占 1.88%, 时间宾语占 1.62%, 原因宾语占 1.43%, 同源宾语占 1.30%, 系事宾语占 0.45%。胡裕树、范晓(1995)在《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 12404 个动词范围内, 粘宾动词占 3%, 自由动词占 59.6%, 无宾动词占 37.4%。

(2) 体宾动词带宾语的特点研究。在动词与宾语的各种关系中, 语义关系非常复杂, 因此研究者对此意见不一, 马庆株(2005, 87)认为有 13 类, 李临定(1990)认为有 10 类, 孟琮(1999)认为有 14 类, 黄伯荣(1998, 见黄玉花: 2002: 12-13)认为有 15 类。钱乃荣(1995)列举了 19 种汉语的宾语。以下 10 类为人们普遍接受, 即受事宾语、处所宾语、对象宾语、结果宾语、致使宾语、施事宾语、工具宾语、方式宾语、目的宾语、原因宾语。而其他类别, 如同源宾语、时间宾语、等同宾语、系事宾语、杂类宾语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还有对体词性宾语的次类研究。

(3) 谓宾动词带宾语的研究, 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一是对谓宾动词与谓词性宾语分类的研究。对谓语动词从不同的角度可做

多种不同分类,如根据宾语的语法特性,可分为真谓宾动词、准谓宾动词、真准谓宾动词三小类。根据动词的语义、构词特点,准谓宾动词又分为处置义的、表否定义的等8种,真谓宾动词又为表遭受义、获得义、结果义等9种。谓语句宾语根据语义分为指称性宾语、陈述性宾语、非指称性陈述性宾语、指称性兼陈述性宾语等四种。代表性论著有: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98),蔡文兰的《带非名词性宾语的动词》(1986),朱斌的《真准谓宾动词》(1998)等。二是谓宾动词与谓宾的相互制约关系。

(4) 双宾语结构的研究。关于汉语的双宾语研究,不少语法学家从语言描写的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双宾语,如李临定(1990)从宾语的类别对宾语进行了划分,划分了三类,其中第三类又可以分出次类。马庆株(1992)按宾语的语义将汉语的双宾语分为十几类。顾阳(1999)从双宾语结构的句式、句法及与动词的关系讨论了汉语双宾语的结构。张伯江(1999: 175-184)从语义语法结构研究了汉语给予意义的双宾语结构。

1.4.2 英语动宾结构的研究概况

动词事实上存在于各种语言中(Lyons, 1977: 429, Allerton, 1982: 1)。当代的语言研究者从多角度对动词进行了研究,其中有的探讨了动词的“价”或“向”,这些术语是借用了化学学科术语表示搭配关系的,在此用来指动词和名词搭配的关系。最早的有特思尼椰尔(Tesniere 1934; 1959)和菲尔墨(1968)运用了这些概念;有的从X-Bar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英语动词(Jackendoff, 1977; 石定栩, 2002)。有的从理论和描写的两个角度研究了英语语法的动词角色(Huddleston, 1976, 1984; Matthews, 1981; Hudson, 1990)。描写语言学者进行了对英语动词的描写(Parmer, 1987, 1990)以及动词和其后所带成分的模式(Verb Complements)(Ek, 1996),如动词不定式(Andersson, 1985; Mair, 1990;

Duffley, 1992)。事实上, 动词后面的成分亦包括直接宾语 (Ransom, 1986: 29)。从语义的角度, 研究者研究了动词的价 (Allerton, 1982) 及从句中动词所决定的角色 (Aarts & Meyer, 1995; Fillmore, 1968; Schlesinger, 1994)。英语宾语能够充当任何语义角色, 故而不能从语义方面穷尽宾语的类别 (详见 Schlesinger, 1995: 55-74 in Aarts & Meyer, 1995)。

本研究探讨的动宾结构 (VO construction) 是被包含在动词和其后所带成分中的。它和动词短语的划分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同语法学家对动词短语的划分有分歧, 描写语法学家, 如夸克等主张动词短语仅由动词组成 (Quirk, et al., 1985: 61-62; Parmer, 1987), 而转换生成语法学家, 如乔姆斯基 (Chomsky, 1957: 26, 39) 主张动词短语包括后面的宾语。不同于上述两种划分, Huddleston (1984: 112) 把动词短语加上名词短语称之为“扩展的动词短语” (Extended Verb Phrase)。例 5: They have devoured all the Belgian chocolates. 夸克等认为动词短语是 have devoured, 乔氏认为是 have devoured all the Belgian chocolates, 而 Huddleston 认为 have devoured all the Belgian chocolates 是“扩展的动词短语”。

以上关于英语动词短语的讨论, 还涉及名词短语作直接宾语, 如上面例句中的 all the Belgian chocolates。关于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是宾语还是“补语小句” (complement clause) (克里斯特尔, 2002: 70) 的主语, 学界的观点存在分歧。如例 6: Oswald believed the outcome to be a disaster. 其中 the outcome 是宾语还是 to be a disaster 的主语, 存在分歧。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以乔姆斯基为主的一派主张, 例 6 中的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 (the outcome) 是补语小句 (to be a disaster) 的主语 (Chomsky, 1973), 而 Postal (1974) 认为是宾语。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与例 6 语义接近的句子。例 7: Oswald believed the outcome a

disaster。传统上,动词后面的名词性短语被分析为直接宾语,名词短语后面的被视为补足语或定语等。

在描写语言学家的阵营里,如叶斯泊森(Jespersen, 1969: 20-22)把动词后面的成分分为: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和表语成分。夸克等(1985: 56)保留了叶斯泊森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分类,同时又把名词短语后面的成分分成了主语补足语和宾语补足语,他还依据动词所带宾语情况,分为单及物动词(带单个宾语)和双及物动词(两个宾语)。

从语义的角度划分动宾结构中宾语的类别,正如叶斯泊森(Jespersen, 1961: 230)指出由于英语动宾结构中的动词词义变化万千,所以动宾语义关系无法分类穷尽。况且同样的语义关系,可表示为:动词+名词短语(作直接宾语)或动词+宾语和该名词短语(作介词的宾语),甚至该名词短语做主语等都有重叠的情况。因此关于直接宾语的语义角色无法穷尽其类别。例如:

Patient (受事):

例 8: He boiled the milk.

例 9: He cooked the pie with milk.

例 10: The milk boiled.

Instrument (工具):

例 11: He used a knife to cut.

例 12: He cut the cake with a knife.

例 13: The knife cut the cake.

Beneficiary (受益):

例 14: They presented Jill with a medal.

例 15: They presented a medal to Jill.

例 16: Jill received a medal.

Dowty(1991)提出了两类宾语的原型语义角色(Proto-Roles),它们是施事和受事,但是它们并非囊括所有宾语的语义角色。人